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令丁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為

聖澤垂及泉壤微臣銜結難酬恭謝

天恩瀝陳愚悃事竊臣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准署浙江

總督漕臣性桂移准吏部咨開奉
旨總督李衛之母汪氏訓子成名壽逾大耋前已降旨
照伊子尚書品級給與封誥以昭特恩令伊子來京
陛見未及回任而閒遽逝深為憫惻著賜祭一壇令
署督性桂致祭李衛著在任守制給假兩月料理伊
母喪事其各任印務暫著性桂蔡仕舢等照前署理
該部知道欽此知會到臣伏念臣母汪氏出自蓬門
躬逢

盛世
龍章三錫屢蒙光耀於生前
天語頻頒又荷表揚於身後
特恩予祭叨格外之榮施專遣大臣沐逾涯之曠典不
但臣之老母感戴九原即臣子子孫孫亦頂祝萬
世除侯
恩祭後循例咨請署督臣性桂等具疏代
奏恭

謝外臣感泣愚衷刻難自已謹先具摺叩謝

天恩伏惟

聖鑒抑臣更有衷曲下情不得不據實瀆陳於

聖主之前者前此自京星馳回杭臣母去世七日遺言

囑令早殯歸土為安臣銜哀痛心擇於九月十一

日合塟父塋因不敢擅自回籍遵例在浙候

旨今承

恩命即當扶柩起程由水路回籍但塟期必俟九月十

一日已逾
皇上欽限期外二十餘日而八月之內概多刑尅未宜
臣又不忍稽延中止致使親柩久停況臣於母歿
此奏朕甚嘉之未料所擇葬期即在目前意謂卿扶柩
時未得一視含殮此番若再不能親送入壙臣心
回籍後臨時自另行奏請所以止諭給假兩月今既可
實有至痛此區區烏烏私情所仰望於
以一併料理完竣更屬妥便已有旨寬限矣
聖明之矜恤者也至臣身荷重寄奉職多愆久當罷黜
令以丁憂暫免隕越皆出
皇上保全優容所致乃蒙

聖恩不以臣為不肖乃令在任守制信託至深自返已
為過分尚復何言夫臣子一身服官之日惟
君所使淺陋如臣上而祖宗父母下及本身一家皆受
皇上深恩戴高履厚豈不知雀尚銜環葵能向日急圖
自效尺寸稍報涓埃又仰見
皇上統理諸凡政務
聖不自聖萬幾勤勞無非為
國為民自強不息臣何人斯希冀偷安自便懇求終

制以博虛名此臣之愚戇心跡不敢稍有文飾者也從前臣緣高堂有母年邁衰頹不無縈念私情今既壽終牖下得與臣父共安窀穸事竣之日臣心別無掛慮惟有仰報

君上不知其他如目前西陲醜逆負罪逋誅恭行

天討命將出征現興弔伐之師臣敵愾同仇自應共抒

公憤稍效微忱倘蒙

但願此等處用不及卿也

聖明量臣才具但有可用之處斷不愛惜此身抑或

廟算已定制勝得人調臣回京不拘何項煩難差遣皆

當竭蹶盡心總之受

恩過重舉家俱當報效臣何敢晏然居於督撫之列以

圖苟安也緣係瀝陳下悃若仍咨請代

奏則必候

硃批回杭開讀之後方能知會到臣原籍往返更遲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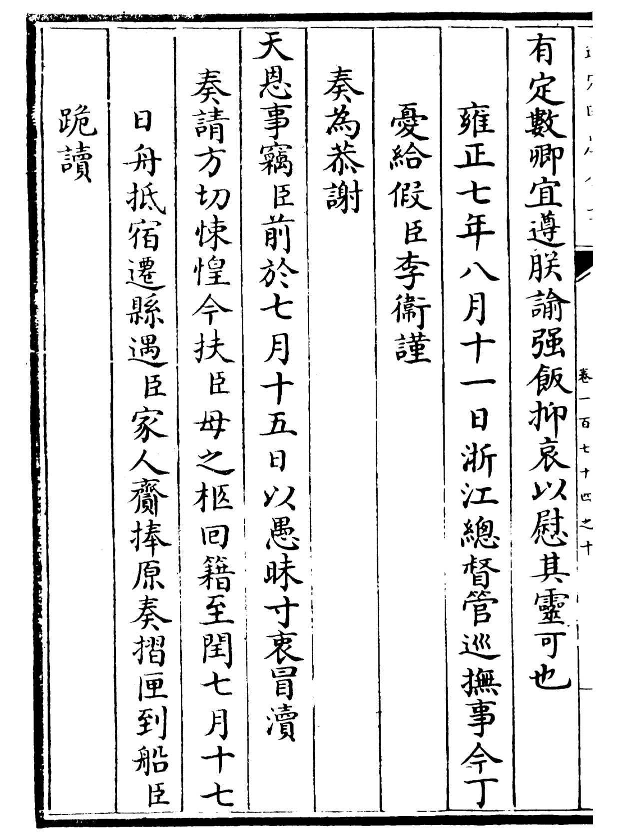
此冒昧繕摺專差家人齎

進臣於途次匍伏待

命臨奏不勝惶恐悚惕之至謹

奏

前許卿來京陛見以為卿必知母康健無虞方有此奏況兼情詞激切是以勉從所請豈料旬月間遽生變故昨在都中若不為大閱稽延數日即行旋淅猶或幾及令令卿抱憾終身甚屬無謂果係國家要務不容緩待為人臣者義不兼顧亦分所當然乃平居暇豫偶緣一時之見致誤卿大事朕心實為不忍但冥默中百凡皆



有定數卿宜遵朕諭强飯抑哀以慰其靈可也

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今丁

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於七月十五日以愚昧寸衷冒瀆

奏請方切悚惶今扶臣母之柩回籍至閏七月十七

日舟抵宿遷縣遇臣家人齎捧原奏摺匣到船臣

跪讀

硃批諭旨感泣涕零失聲長慟從來

君上之於臣子分誼相懸尊卑迥隔茍能通達下情即

考當年朕躬今日之所以獲蒙

皇

天眷祐已感深刻骨而

上

皇上於亦惟此不負人之一心耳

臣所不敢萌之念委曲體恤開道入微如天地

之於庶物無不欲其生成臣叩聆之下一字一淚

實覺無地自容至臣此番雖由黃河溯流以上適

當秋汛並未發水波浪安恬帆檣平穩甫於閏七

月二十四日歸里正在具摺

奏謝間又准署河臣尹繼善咨會復奉

諭旨念臣扶櫬回籍即令河臣就於家中致祭以千古

未有之

特恩洊加無已豈臣母子所敢祇受者更不覺感媿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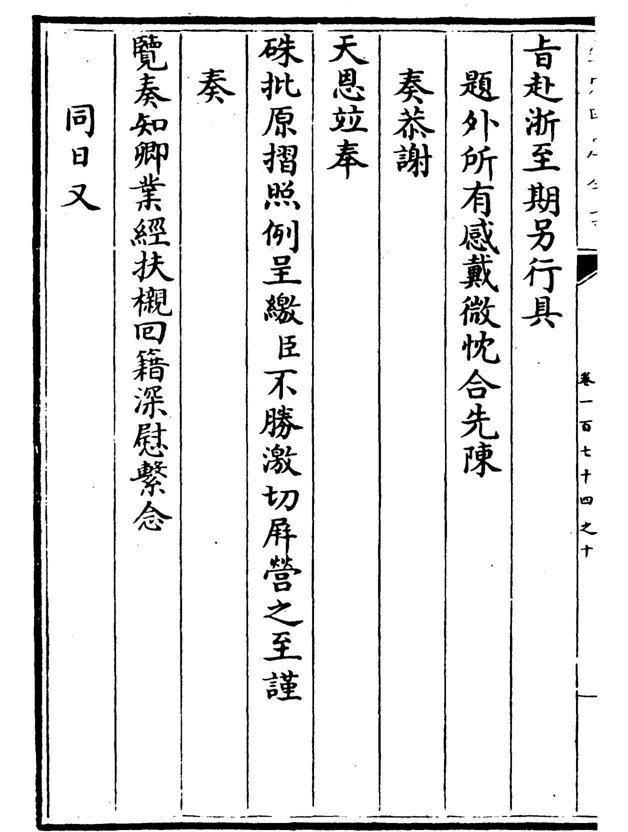
惕一時交集臣思尹繼善現在署理河務關係綦

重今歲仰邀

皇上福庇黄河安瀾而此時尚在秋汛之末保護必須

萬全且臣鄉居僻陋雨水未乾諸事尚難備辦不

敢輕舉。斟酌可謂協當
大典謹擬九月十三日在於墓次祗承
聖恩恭領
諭祭俾河臣得乘霜降水落之後順路察勘各工而臣
毋得以沾被
寵榮直與江海同其深遠矣至臣仰沐
高厚總非言語所能形容何敢瞻顧私情再有瑣瀆俯
容上緊料理塋事完竣於九月內起程遵


旨赴浙至期另行具
題外所有感戴微忱合先陳
奏恭謝
天恩竝奉
硃批原摺照例呈繳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覽奏知卿業經扶櫬回籍深慰繫念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在京
陛見起程時蒙
皇上諭令傳
旨與江蘇正署二巡撫將江南各官養廉之數早為核
定給發又傳
旨與署河道總督尹繼善諸事循照齊蘇勒成規不可
另出意見并營伍公費名糧陸續整頓軍器等緣

由臣悉遵
諭旨宣示諸臣訖其清查錢糧一事亦將面奉
聖訓向總理各官逐一細述作臣等之意出示曉諭在
案至奉查福寧總兵顏光旿臣未見報不知已故
仍差人往閩確訪其居官辦事管兵訓練之處聲
此人殊屬可惜已降諭加恩矣
名俱好惟各營提取之公費糧雖經裁革而留存
未除者稍多該鎮回教無子身後甚覺可憫又臣
前奉

諭旨有可任封疆之用者無論資格具奏以聞欽此臣
初未得其人不敢輕率今回浙以來見按察使方
覲才識頗明辦事細緻於政治大體亦能諳曉惟
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發緣急於報效勇往直前未及
說到十分地位僅能行及五六分若再操練年餘
料度始終之故前諭果不謬否其矢志雖好但恐福量
言行相符似於封疆可用至新陞漕臣性桂蒙
稍淺薄耳
皇上問其可能勝任總漕強似張大有否臣以其向日
謹慎克勤於漕務或可相當冒昧
奏覆今見其料理地方之事居心雖好但識見卑瑣

主意游移毫無決斷於公務不敢擔當惟圖苟且
挨過與前行徑頗不相同或者福氣限量所致猶
憶
朕目力何如因卿薦揚
皇上曾於臣奏摺內在性桂名傍奉有庸材耳之
而伊又甚羨服卿之居心行事所以轉念而擢用之也
硃諭益服
然非貪饕負國之流於此一任試觀其效俟伊受事後
聖明早有洞鑒為愚臣所萬萬不能想及者也至蔡仕
留心體訪奏聞
朏來歷亦當附摺陳明伊向為主事時與臣同寅
户部忽受原任充發郎中席瑗銀四百兩願為代

出會清河倉差因臣從傍勸阻業已中止次日添
銀一百仍復顧徃及啓奏時
聖祖以此處毋庸添差漢官事雖不行而銀已中飽及半
臣因此薄其為人後見伊在浙江糧道任内辦事
尚屬明白臣仰遵
皇上公正不偏造就人材至意不以前事掩其所長時
加教導伊亦自知過愆更改前非故爾委署藩司
印務亦為勉供厥職乃自陞任以來及署理巡撫

蔡仕舢原非大才亦因鄉奏而始加陞擢然其心術尚不至差謬所為殊多乖誤如觀風使衙門差頭周禹先造款單嚇詐昌化縣監生章台千金止許六十兩不遂其欲勾通承差吳尚銓至縣聲稱差訪事件將款單遍行示人招搖設騙經該縣拏解正足見奮勉風力乃仕舢不發司府公審避嫌自行提到密訊止將吳尚銓責革亦未枷示痛處而發單之周禹置之不問反將知縣記大過二次縣書許肇琮更加重責幾斃屬官通為不服又如捕役豢盜作姦

各處通弊惟當嚴行追究痛加懲處令仕舢將通省捕役盡行革退另募承充則伊等置身事外更可架賊害民而新募之人頭緒茫然豈能偵捕臣據各屬紛紛具稟以為遵照奉行實有不便因面詢仕舢咨以並無其事臣駭而問之臬司方覲據稱現有署撫行令通飭各府縣并取革捕及募充等遵依之牌在案而仕舢竟不知也細訪其故皆

故曰潔一己之身易防羣小之蔽難若非精神智力充

由諸事係伊一姪為主頗關通管門家人及覲風

足而具有大公無我之懷天下事莫可為也

使糧道衙門書辦人役欺朦作弊之所致再凡有

公事俱推諉因循以圖等待卸責如海塘危險已

海塘料物一事經朕批詢旋任後試問之

極料物全無臣言之諄諄遲久始肯兩次發銀四

千兩幾至貽誤乍浦滿洲水師營房從未過問至

今不曾完工甲兵搬移家口居住作何料理墻垣

門户以上諸事臣同衆面囑數次全不計及又浙

省各縣倉穀有從前未曾買足者有新糶應行購

還者并補漕案內

題明貯銀待買之數甚多今年江浙兩省年景豐熟正須及時預備分頭採買臣雖在浙屢言又途中連次作字催促而看其遷延之狀恐致稽遲久之不惟價長且民間穀已碾米無處購求為

國家實心出力者應如是乎因尚無貪婪惡跡彰著是以臣未即具疏參劾謹密陳於

朕已悉矣本不欲大任之也

聖主之前再觀後效至於彭維新本念極欲報效而天性狐疑遇事膠執謹於小而闇於大務所緩而忘

所急即如目前清查錢糧頭緒紛繁惟簡要則人易從前經諸臣公議頒發易知單式查填歷年欠數逐户給與磨對虛實呈繳原屬清釐良法各處已經刊刷填給乃因其中字句款式增添删減朝

更夕改又不令將册上欠數實填欲使各里民自行開報不知一縣欠户多者數十萬少亦數萬逐門一單通省不可勝算每換一次則紙張書寫追繳另給繁費難以計量而刁民豈肯盡將欠數自

馬爾泰明體達用伊拉齊實心任事清察江蘇積欠卿亦受朕專委將其中要領詳細與二人言之伊等若能透卷可保事必就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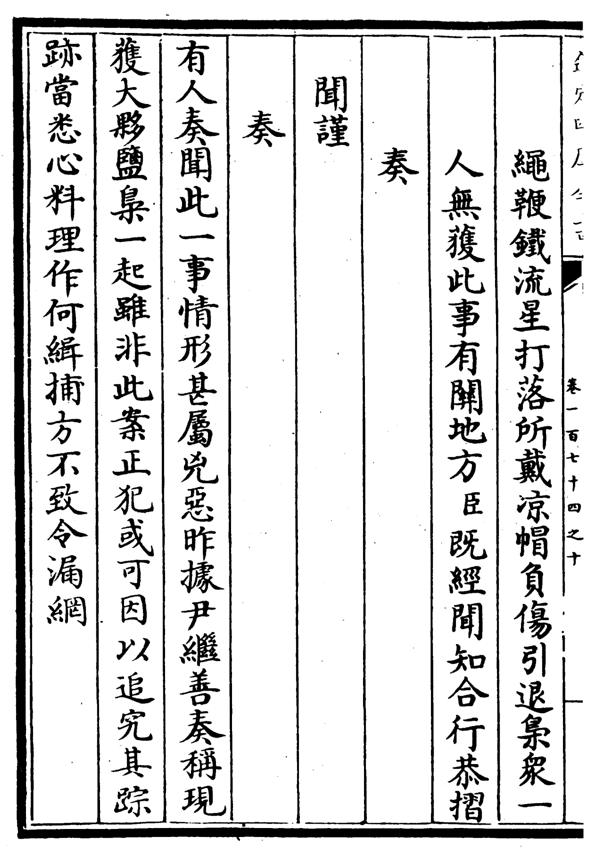
為據實報出仍有一番查追改換之事更多遲滯其他設施類皆如是豫查各官所以掣肘而未能即行也況江蘇政務日不暇給而水陸城門舟輿往來時刻不絶令差人設簿出入盤問登填呈報若原不親閲則徒滋煩擾倘必須日逐看過則緊要之事何限而勞精敝神於此豈大臣之所宜汲汲者哉臣非自以為是好言人之過失亦非忌刻況此三人皆卿之所薦奏其是非功過俱有干涉安得三人有所仇怨任意毀譽誠以身受

不言
皇上洪恩至深且重前奉
面諭不拘他省有所見聞據實陳奏今浙江係臣所轄
江南又有兼制責任封疆事鉅雖皆係署理非屬
斷無此舉朕從
久長但實見。其未能擔荷重任設或改用他省大
前評論伊等之諭諒猶在卿耳內也
吏必不能為
皇上分勞有負寄託至意用敢不避嫌怨冒昧直陳
聖明自有鑒察非臣所敢妄瀆也為此謹
奏

旨所當奏者

為奏

聞事竊臣聞得本年六月初三日有鹽梟多人在於淮安府屬之清河縣離城二十四五里地名三顆樹地方運私經過有該縣分汛把總劉應科帶領兵目前赴擒捕被羣梟殺害城守營分防兵丁姜必成一名打傷兵丁許奇一名剝衣逃避兵丁董志祥一名該弁劉應科亦被梟徒將



繩鞭鐵流星打落所戴凉帽負傷引退梟衆一
人無獲此事有關地方臣既經聞知合行恭摺
奏
聞謹
奏
有人奏聞此一事情形甚屬兇惡昨據尹繼善奏稱現
獲大夥鹽梟一起雖非此案正犯或可因以追究其蹤
跡當悉心料理作何緝捕方不致令漏網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本年閏七月十七日臣於

批回摺匣内欽奉

發到奏摺一件係清河縣鹽梟拒捕傷兵緣由奉有

硃批臣遵查清河縣鹾務雖係兩淮鹽臣所轄臣有督

捕之責分當悉心料理緣此事起於六月初三在

臣聞訃丁憂之後營員曾有報文俱轉交江寧按

察使馬世烆查拏臣已差人各處訪緝近聞於沭

陽虹縣等處拏獲數人解交清河縣審究在梟徒拒捕行徑彰著非同盜跡隱藏一時難得者可比況此案原有首人在縣報出梟犯姓名兵役往拏以致拒捕更可著落根究臣同任之時自當協同嚴緝正犯夥黨置之重典不使得有漏網合先覆

奏并將奉到

硃批鈔摺恭繳再有密陳一事臣於三月内進京之前曾因江寧省城屢見盜刦案件恐係同子及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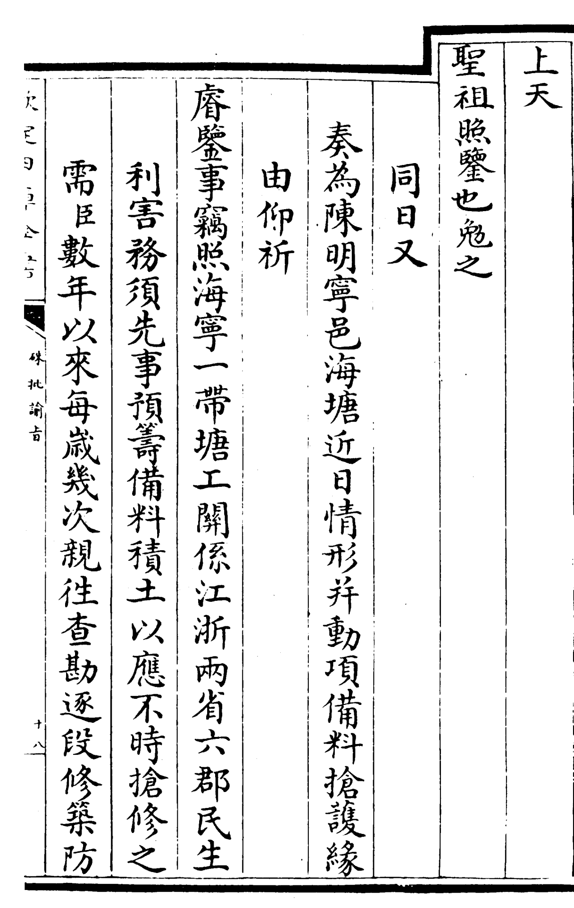
作匪有臣標添設巡鹽千總韓景琦原係回教勇於出刀拏賊密差帶同數人四散改裝緝探一時未得正線該弁先行旋浙留下巡兵在彼內有李奇向日畧曉六壬借賣卜為名遇著一人名于璉者居住江寧本城亦知此技因起課熟識遂相往來其行蹤詭祕言語支離每露勾合之意而家道從容又非盜竊等輩李奇假與相好知其多在常州等處行教拳棒久而逗出情由始悉又以符咒

符咒尚屬無妨若借以煽惑多人則當究治何況更蓄別謀燒炁吞服煉習神鎗據稱省中及蘇松常各地方黨羽甚多每月皆領偽餉二三四兩不等即浙閩亦有同類聲氣相通待有地方事端始敢乘機起釁凡邀至其家相見皆在四顧無人夾墻密室之中而為首之人尚不肯說出臣聞訃回浙到署數日後韓景琦將李奇密行帶來訴知臣憶從前未仕之時往來蘇揚亦曾於舟中遇一米姓之人行徑言語相同此係伊等巡弁兵役所不知者今所

是乃
何時
於未
濟無
法斂
也容

古今來每有之事齊民良愿依分即如穀之與稗
言頗與臣素聞相合當此太平盛世或有此等姦
何地無之惟賴汝等封疆大吏防姦於未然消患
徒妄萌歹心交結煽惑亦未可知但不得其正實
萌以俗目觀之似屬多事殊不知省卻無限力救
形跡而畫來符咒據稱恐有遺失故為多添一畫
數生靈俾凡地方上蓄不逞之心者聞風知警畏
在下使人用之不靈亦非確憑因復差韓景奇等
迹不致蔓延遺害則所傷者甚少而所全者甚大
再往細探又恐二人鹵莽或喜功好事附會其說
行根究務悉隱微
關係匪細并遺原任遊擊馬空北與之偕行指授
方法令其各自分路改換裝束更易姓名若遇蹤
跡假意附入夥內知其底裏果有首惡確據即當

會同江南督撫提臣設法密拏要犯解散餘黨曉
諭愚蒙安服衆心以靖地方倘屬影響無據之事
臣自應加意留心亦不致於張皇宣露也緣此時
尚係密探虛實未便行文江省各衙門特先附摺
密行奏
聞謹
奏
所奏嘉是覽之卿之體國忠誠自甞



上天
聖祖照鑒也兔之

同日又

奏為陳明寧邑海塘近日情形并動項備料搶護緣由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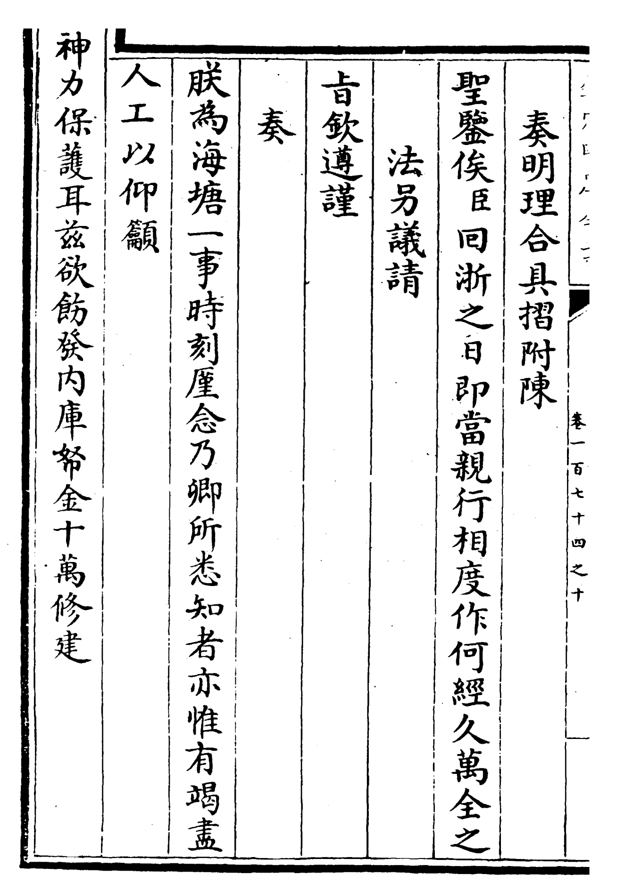
睿鑒事竊照海寧一帶塘工關係江浙兩省六郡民生利害務須先事預籌備料積土以應不時搶修之需臣數年以來每歲幾次親往查勘逐段修築防

範預購料物准備不虞去春先將單薄低矮之處
加幫高濶夏秋潮大幸保無恙續後又於上冬
題明將各處一應修補改砌之工在今春及時興築
專令道員監督分委多官協辦在案乃於六月內
自京回任中途聞訃丁憂在浙候
旨之時始知近日海之中流又增出新漲暗沙一股激
起潮頭分為三路合流夾攻直潑塘身以致念里
亭一帶最為危險所有已題之工雖經陸續修築

間有隨坍隨補尚未完竣此外一切料物器具毫無預備現在舊塘根脚刷深木樁無力石工多有歪斜又值七月二十六七等日霪雨連綿雖當小汛而坍卸矬裂接踵而見如遇大風暴雨潮勢洶湧人力難施必致衝決下河各縣建瓴直瀉關係匪輕維時署督撫二臣性桂蔡仕舢既不肯擔承早發帑銀備料保固屢向面催始去會勘一次亦無切實設施閏七月初旬臣將扶柩回籍正值大

汛勢在危急不得已飭行鹽驛道將庫貯每年酌定准存公費十二萬五千兩之内臣任節省項下之銀暫發一萬兩解於海寧縣庫交與杭嘉湖道王斂福收掌署藩司方覲稽查以現價星飛買土備料雇夫督率各工員晝夜防守隨時相視潮勢緩急分别搶護堵禦如有不敷再於原款詳請續發保過八月大汛另為從長計議臣起程之後復留員弁在工令其不時將情形飛報令途中連次

接稟自七月念六日起至閏七月初四日止東西二塘共坍矬三十三段計五百七十餘丈經該道督同委員等支動所發銀兩鑲砌填堵加高加闊搶修完工其望汛情形尚未據有報到臣現又疊次發諭令王斂福加謹防護無致貽誤但潮勢若何未可懸揣今歲即能保全將來正費籌畫臣心實切憂慮因彼時起程匆迫急於保護未及將發銀備料搶修緣由



奏明理合具摺附陳
聖鑒俟臣回浙之日即當親行相度作何經久萬全之
法另議請
旨欽遵謹
奏
朕為海塘一事時刻廑念乃卿所悉知者亦惟有竭盡
人工以仰籲
神力保護耳茲欲飭發內庫帑金十萬修建

海神祠廟一座以祈祐庇兆庶現命大學士議奏俟覆到
之日即交卿辦理也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今丁
憂給假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因東洋倭夷勾商夾帶違禁人貨出口曾
經先後
奏明密遣商人俞孝行醫生朱來章前往探聽先據

俞孝行在洋回稟當即咨會署督撫性桂蔡仕舢

轉

奏在案今朱來章回棹於本月初六日至臣家面覆

伊到彼時夷人即遣通事邀於樓上僻處細加盤

問內地拏究姦商及乍浦何故添設滿洲水師各

口岸嚴密之事備知

皇上聖德天威甚是恪恭震恐已將從前招去之張恒

晫等五人送出土庫交還中國商人此後不再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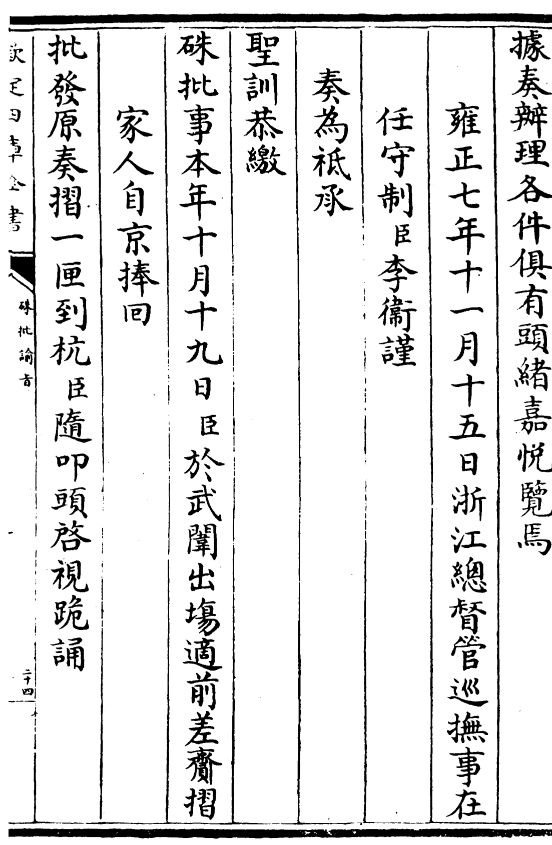
引容留因今番往販之船臣俱飭給坐名執照伊等五人牌內所無商船未便擅自載回稟明請給憑據即可旋浙其打造船隻探得彼地國王住居京師將軍又在省城之東隔一海島名曰大板水勢急溜欲載象渡過此島曾倣中國式樣造船後聞內地查拏消息即行停止改用木簰紥筏而渡惟密探得倭夷久有欲令薩摩島頭目窺伺臺灣之意目下尚無形跡此係朱來章借稱建醮出庫

往見在彼居住之福建僧人全巖所聞者但未知其確實今朱來章已索其倭照一張帶回現已繳出適因署河臣尹繼善續到隨面同詢問無異其俞孝行亦於八月十二日回浙據稱現在夷人買換之銅仍照前數交易從容不敢短少其餘所言大概相同但未知性桂蔡仕舢作何盤詰具奏俟臣回任日再當親加詢問酌量而行至江南查訪匪類之差員皆有稟到其所可蹤跡之于璉竟

有候選縣丞職銜因知事已洩露自覺悔罪欲來投首據稱有前明遺孽假以為名由竹山出洋在於海中山島潛聚內地黨羽頗衆但臣歷來細訪未聞影響恐屬張大其詞不足為據今臣現在赴浙途次自當查實辦理另行覆

奏又臣初年撫浙時有富陽縣署被刦一案旋經盤住匪類數人供出盜首混名蠻王在逃未獲而影盜形跡可疑未得真確咨部俟緝蠻王到案質究

一面密差弁員捕役四處躧緝閏七月内於乍浦
地方拏有積盜張興據供即係蠻王又號黄魚大
王現在弔同夥盜質審虛實定擬具
題今據中軍副將吳進義稟稱富陽縣署又於八月
初一夜被賊挖洞入内竊去衣服銀兩等情查官
署重地前案盜未全獲今又失竊殊屬疎忽容臣
回任之日嚴加勒拏核實查叅合併附摺陳明謹
奏



據奏辦理各件俱有頭緒嘉悅覽焉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總督管廵撫事在

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祇承

聖訓恭繳

硃批事本年十月十九日臣於武闈出場適前差齎摺

家人自京捧回

批發原奏摺一匣到杭臣隨叩頭啓視跪誦

諭旨敬謹祗承又蒙
皇上密發署布政使程元章奏摺鈔稿下詢到臣仰見
聖恩待臣格外深厚無事不推誠指示將摺奏隱情得
令與聞臣感激無地何敢稍有宣露伏查程元章
人品端方居官勤慎
聖明簡任極為得當目今授事不久從前未曾做過地
方官北人醇樸於南省吏治繁鉅書役狡猾之處
尚未熟練然每事虛衷立志要作好官臣自當同

心協力商酌開導共期辦理公事以副

睿懐所有欽奉

硃批原摺并奉

發鈔稿一件照例恭繳再臣給假往回時陸續奉有

諭旨交發議覆各事件緣十月初二日回署受事即值

武科考試外場入闈又兼離任七月有餘督撫鹽

三衙門署任内剩下各種案件及江南捕務海塘

清查等項皆須接手考核釐剔頭緒是以

奏覆稍稽伏乞

覽

聖慈垂宥至江南匪類一事現在設法辦理稍有眉目

俟核實確據再為奏

聞謹

奏

江南匪類一事頃據該督范時繹奏稱業經捕獲正犯數名則拔樹尋根此案諒不難於清結隨又嚴旨飭令加意督緝矣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議奏事竊臣奉

旨給假在籍接准内閣來字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

上諭科臣顧祖鎮條陳果否可行爾等可鈔録寄與總

督李衛令其密議具摺回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并鈔發原摺一件准此該臣看得科臣顧

祖鎮所奏挂名書役窩盜一事蒙
皇上特諭交臣密議或以臣於盜情案件畧曾留意敢
不悉心詳酌據實上陳伏查盜必有窩而窩盜之
輩實繁有徒雖未必無挂名書役在其中但以此
輩之應充皆為窩盜而設臣竊以為尚未盡然大
抵盜賊巨窩莫如府州縣之刑書捕役伊等專管
盜情熟知線索書仗捕為爪牙捕靠書為墻壁改
串供詞移換情節買盜歸案如作生涯朦朧本官

高下其手論大股以分贓得月規而豢賊行之既久視為固然更有犯事革退之捕既無拏盜之責又乏養家之貲現捕皆通聲氣舊賊聽其指揮彼此聯結狼狽作姦為害尤甚再如不肖武舉武生自知弓馬文字之劣上進無心又恃有護符結交書捕盜賊因其稍有聲勢投拜門下倚為長城平時以贓物貢獻有事則共為庇匿更有破落鄉紳子弟無事可為日與下流往來呼兄喚弟情好益

密每每窩盜在家分肥入已因其世家大族親戚故舊體面猶存地方官不免稍存姑息刑書捕役又利其所有任聽指使遂而日漸鴟張肆無忌憚又屯衛雜於有司之間縣因隔屬稽查責任未免較輕窮丁欠糧無措常有窩頓通賊以冀餬口者頗多以上諸色人等雖未必人人皆是處處相同然約畧而言窩盜之人已不外乎此輩若夫挂名書役各衙門不乏其人就中分別亦有幾等如此

方身家殷實田地頗多惟恐受欺侮而托身在官每季出費納班以遮門户者此等人不惟不敢窩盜亦未嘗有所妄為若南方疲敝小邑及冷曹閒署吏役無人肯當尚須著落鄉保舉報派充百計求退而不能者此外下流或藉城社之名而包攬錢糧詞訟出入衙門料理公事以及把持渡口埠頭行市庇賭窩娼等事誠如科臣顧祖鎮所指臣自外任以來屢經飭查禁革尤須平時留心稽考

有犯必懲但云挂名書役悉令歸農之後盜賊即無藏身之處則尚未為確論耳再科臣奏稱照額設之數每名止許添一人幫辦一正一副可不誤公等語臣查書役承管事務各有繁簡不同事少者不必添人即一名亦可無誤其事繁者即一房十餘人尚為不足若欲盡行裁去將徒有禁革之虛名而無實在奉行之成效況此輩傭書之人非比正身經承尚有輪班更換之期伊等終年在署

繕寫辦事希圖工食養家而已實亦無暇出外窩盜不法惟在該管官及上司嚴加稽查不使稍有作姦犯科則吏役自知守法而諸弊不至叢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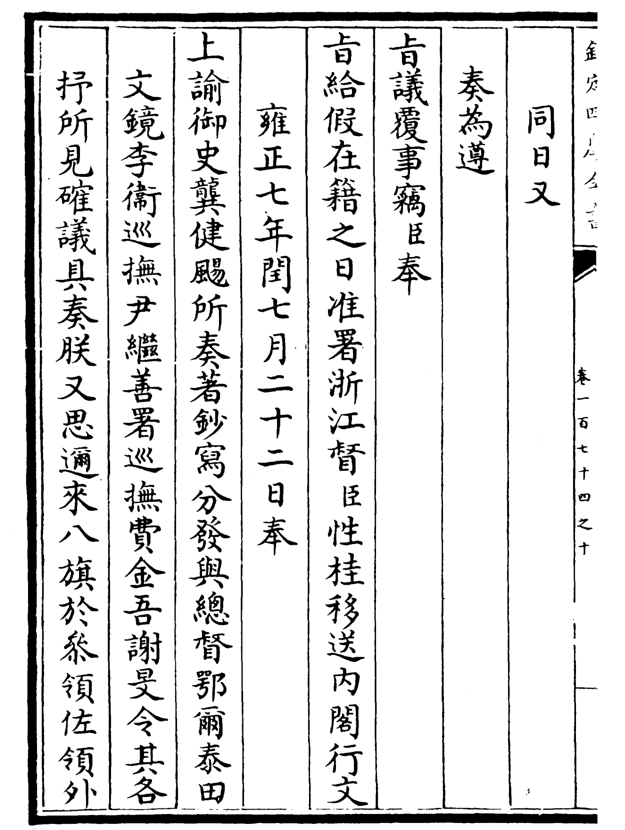
臣淺陋之見未必有當謹據實具摺密行

奏覆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所議甚屬透徹條陳係不達時務之論洵不可行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議覆事竊臣奉

旨給假在籍之日准署浙江督臣性桂移送内閣行文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御史龔健颺所奏著鈔寫分發與總督鄂爾泰田

文鏡李衛巡撫尹繼善署巡撫費金吾謝旻令其各

抒所見確議具奏朕又思邇來八旗於叅領佐領外

添設副叅領副佐領辦理旗下事務甚有裨益至於各省州縣事務實為繁多或於知州知縣亦添設一官為副地方如有查勘工程檢驗命案等事州縣一人不能分身兼顧者添設一人協同辦理亦不致躭延遲誤而州縣官陞遷離任之時有平日同事熟習之員接辦亦似有益但兩人同為一官或因事無專責互相推諉或因意見不合彼此爭執轉致事務稽遲即如從前宜兆熊劉師恕之在直隸於公事甚屬

無益今添設州縣副員是否可行有無裨益之處亦
著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尹繼善費金吾謝旻各抒所
見一併議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併鈔發原奏摺一件等因到臣准此該臣
看得御史龔健颺指陳各條以州縣事繁欲倣漢
制分設鄉官其論雖有援据但官制之設歷代異
宜而民情誠偽亦閱世而屢變故有可行之於古
而未便施之於今者臣請得而詳陳之如引論語

先有司之說以為邑宰之下尚有協理之有司夫令之知州以下有州同州判吏目知縣以下有縣丞主簿典史又巡檢司緝捕驛丞主郵傳教諭訓導典文學何嘗非有司乎因其不能分任而但知營私故禁其受詞理事專令盡本分之職掌而已令設本地之鄉官豈能盡保其賢於佐雜乎又如所引漢制其三老即今所設之鄉約耆民也嗇夫即今之保正里書也游徼即今之民壯捕快也在

昔為官在今為民定制既久不可強而更也再該御史奏內反覆申言差役之擾民故欲設鄉官以救其弊但將一切錢糧盜案賭博保甲詞訟等事盡責成於鄉官之贊理豈鄉官竟可不用一人不差一役以一手一足之力晝夜奔馳逐事料理而錢糧無不清之尾欠地方無漏網之穿窬訟源清而官無塵牘賭盜絕而比戶可封乎臣愚以為龔健颺所奏僅拘泥於紙上之古制而不審察於時

務之機宜應否無庸置議
聖明自有鑒照至臣恭繹
諭旨以八旗添設副叅領佐領協辦旗務甚有裨益知
州知縣亦循此例添設一官為副將是否可行有
無裨益之處亦令臣等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因時制宜凡事欲求盡善無弊之至意夫繁劇之
地州縣一身不能兼顧得人協理自必有益臣愚
昧之見竊以旗下事務各有規矩準繩又兼

聖明在上不時就近教導自可遵循無誤而地方民情隨事變遷且離省遠近獨處一方難以概論在兩官之材力意見恐未能相同而居心之公私險直亦不晝一求其以公事為重無分彼此同心協力者自然大有利於地方但恐不能多得倘稍有參差不相上下各懷忌刻或為衙役人民從中煽惑交搆則推諉爭執稽遲事務之弊即不能免

聖明睿照洞徹無遺毋庸臣之再為縷陳目前

簡發試用人員已蒙
皇上飭令分於司道等衙門學習政務實為造就人才之良法臣愚以為地僻事簡之小州縣缺原不須再為添員而一府之中繁劇大州縣以及衝衢中邑無過數處直省督撫先留遵
旨查明分晰報部有案仰請
皇上於候補候選人員内每省除已經揀選發給外再量加幾員到省之日酌分各知府平日令其教習

吏治事務如遇某縣有錢糧徵比繁多修築重大工程以及疑難案件難結關訊鄰縣盜供出境會審等事本管州縣不能分身兼理者知府一面詳明上司一面專委該員派定某事幾件前往辦理事竣仍回府城不必以何員拘定某縣則伊等於所委事件既有專責自不敢有所旁卸而又非派定此縣之官則於正員可無嫌疑互搆之心於本邑人民亦可免趨承煽惑之弊俟其辦理事件果

能盡心稱職一二年後遇有各縣缺出量才委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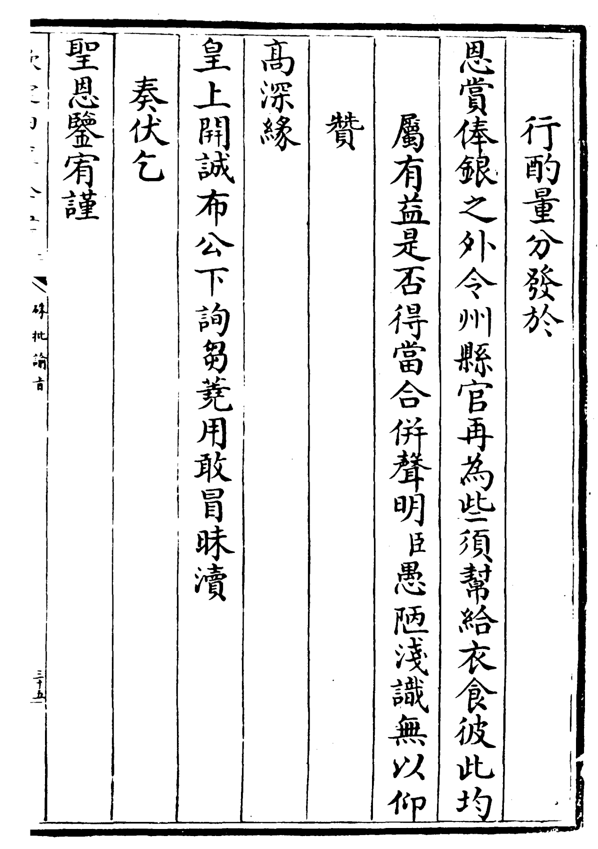
試用照例一載滿日

題請實授倘學習仍然不能勝任咨部掣回原籍科目改作教官別途另用佐貳其無才可取者原品休致若有營私乖張不時糾條此等人員仍照例按其職銜支領俸銀遇有差委之時量給養廉以資盤費則劇邑事務協理有人而各員亦能逐漸熟練矣再試用人員臣曾於雍正五年六月間附

摺陳

奏請倣古時幕僚之職效用俟到日未用之先派發各衙門辦理幕務使之熟悉民情練習吏事再加酌量委署蒙

皇上硃批分發之說甚善欽此今之不敢一並復申前議者誠恐此等候補之官既經揀發皆以身入仕途即與現任職官無異多不肯甘心代人辦事此後若有情願入幕協辦吏治者或可聽從其便亦



行酌量分發於

恩賞俸銀之外令州縣官再為些須幫給衣食彼此均

屬有益是否得當合併聲明臣愚陋淺識無以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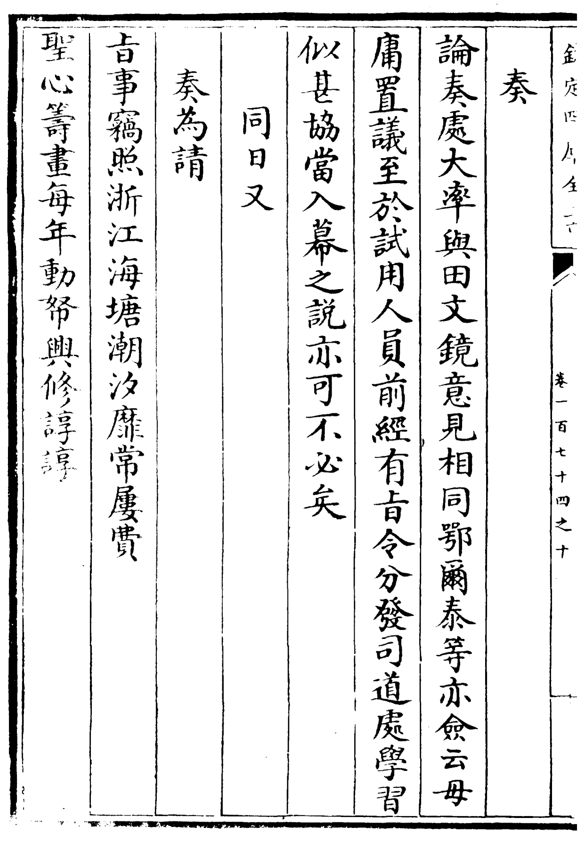
贊

高深緣

皇上開誠布公下詢芻蕘用敢冒昧瀆

奏伏乞

聖恩鑒宥謹



奏

諭奏處大率與田文鏡意見相同鄂爾泰等亦僉云毋庸置議至於試用人員前經有旨令分發司道處學習似甚協當入幕之說亦可不必矣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照浙江海塘潮汐靡常屢費

聖心籌畫每年動帑興修諄諄

訓諭臣等以虔敬

神祇竭誠感格之道本年九月間復奉

特恩發帑十萬兩興建

海神廟宇此誠

皇上懷柔百神為民錫福萬古未有之

盛典臣以廟工首重基址於赴浙未抵任時兼程先

往乍浦沿塘看視至海寧縣親自各處相度查有

海寧所舊日基地久已空閒居縣城内正東承生

方之旺氣建立廟址實屬相宜但方圓不及十畝規制未能宏敞據所傍居住紳民僉同環籲咸稱

聖天子為浙西億萬生民施

恩祈福伊等感深刻骨各願將舊房基地零星屋宇領價別遷以擴廟址踴躍歡呼如出一口臣見其情詞懇切俯順輿情照時給價內有債租之人搬移者另為賞賚幫助通共動銀三千七百九十餘兩連前選用之所基約將四十畝又緣海洋

神祇之中
天妃為最除各項門廡房廊屋舍外大殿自應列祀
司海諸神又須後面寢宮并風伯雨師壇宇其
天妃閣竝當另為創建壯麗是以地基尚覺未敷續
後再行設法充拓惟是工程甚鉅動用錢糧較闕
里
文廟已至過半其規模制度不比尋常料估經營必
求美善雖將殿宇層次間架畧為摹擬繪一草圖

但平日營造無過小房窄室大工實未諳練不敢
輕率進
呈令訪有紹興人張爾昭曾充工部書辦閱歷年久
現在曲阜估計已竣隨經差員齎文赴東調取到
日再為悉心籌畫另繪正圖並將應列祀典諸神
恭請
欽定遵行至於鳩工庀材採辦監督必得幹員駐劄工
所專司其事今浙省各道俱有本任重務難於逐

日在工至臣特蒙
聖恩專交辦理自應盡心竭力督催辦理然以一身兼
管督撫鹽榷又有江南各務亦難於在工事事親
歷倘耳目心思稍有未到即無以仰副
皇上敬神恤民之至意故於九月初一日在原籍接奉
硃批奏摺時知有興建大工之舉不待回任即預為留
心籌畫因憶有原任萊州府王坦昔為工部郎中
時凡任內一切經手銷算皆親身考求從不假手

胥役頗有勤幹之名後聞其於萊州任内以庸懦

叅革臣不知其在萊居官如何而其平素諳練留

心工程則所深悉遂於徐州就近遣人前去令其

於詿累案件完結交代明白後即行來浙有公事

面諭令該員於本月初旬到杭據云府任各屬俱

經出結清楚問以廟工事宜井井皆有條理今雖

仍已回籍若調來委令在工監督必有禆益但恐

止伊一人尚未必能周到查原任布政使張适屢

蒙
聖恩超擢重任而自以負性不職兩次獲罪
皇上念其舊臣子孫尚加憐憫破格寬宥現今管束在
籍彼已出於望外臣又何敢瀆陳但其人聰明警
策年力方壯此等繁鉅之事正當使之出力以贖
前愆臣仰懇
皇上洪恩或可發此二人到浙俾令常川在工效用協
同辦理監督營造臣與觀風使蔡仕舢仍當不時

親身稽察如有推諉怠忽立即嚴參益

欽工重大如山東已蒙

皇上特遣京員而浙江專委於臣則其信託責任更爲綦重臣何敢避嫌而不舉所知以爲幫助又安肯稍徇親友私情致誤

國家公務自取罪戾也倘臣所請未協懇祈

皇上於内府簡派一二員諳練鉅工者來浙監督總理更爲有益臣因工程浩大冒昧瀆陳恭請

聖鑒指示遵照奉行為此謹

奏

籌畫斯事殊屬妥協之至思及王坦張适二人可謂善能搜羅所舉適當已有旨諭部矣但只許伊等監督工程勿使干與地方諸務此諭更莫令其知聞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明拏獲姦匪情形請

旨差審結案事竊臣前因江寧省城正月間屢有盜刦
之事曾差千總韓景琦前往訪緝有上元縣監生
于璉與帶去留緝兵目李奇因起六壬數熟識逗
露有謀為不軌之徒以符咒惑人各處煽誘江常
鎮蘇松等屬以及浙閩皆有聲氣相通臣於
陛見回時據該弁密稟此情隨差韓景琦及原任遊擊
馬空北復往密訪確實逐漸開導于璉許其自首
免罪止據繳出符籙一紙而首從姓名尚未吐實

臣已將復差往查各緣由於八月十一日先行

奏明迨臣營葬完竣回任途中即與江蘇撫臣尹繼

善按察使馬世烆密言其事隨又遵

旨留心根究于璉始據開出甘鳳池周崑來等十餘人姓名并供皆係其師張雲如為之指引交結前之符籙即雲如所授詢其各犯行徑則稱甘鳳池煉氣粗勁武藝高強各處聞名聲氣頗廣張雲如以

張雲如不知係何籍貫其姓名頗與辰沅靖道王柔所獲匪犯供內天師之叔相似察果係江西當嚴究者

相命坐功文武筆籙邪術符法收授門徒甚多等

語臣思此二人既有煉成工夫不畏刑法難得確供未可輕舉妄動隨一面訪尋甘鳳池託言臣子欲學弓刀武藝將其父子再三設法羅致署中徐圖逐漸盤詰一面分行飭拏匪犯去後陸續據有各屬解到逐一確訊內如張以思等游手好閒曾經竊刦棍徒此案未有不軌情節者當即按以所犯輕重發落取保安插其餘或供出或首報有所干涉要犯收禁管押臣親加盤問甘鳳池先止據

將少年無知冒於一念和尚事內有名夾訊兩次經馬逸姿開脫之處直認不諱此外概不吐露臣因將其父子隅別分開以好言安慰套問伊子甘述使其高興誇耀不覺將伊父平日實情及同類相好之人姓名行徑大概說出臣隨以之攙入別犯游移供詞之內與鳳池覿看伊見正情畢露認為同夥所吐始聳然驚懼叩頭乞哀願以自首求贖悉將江寧之周崑來名璕自稱明朝周王之後

如此為國家殫心竭力研詰姦謀斷無有不蒙
上天鑒佑之理

張曉夫名天球與之同志兩人名字皆寓有尋王求王之意夏林生在河南固始縣賣花生理往來誘人習言本城内有周姓富家門下結交推盤手車子人皆受其約束素有大志今年九月間遇見夏林生還是說這樣話欲邀前往共事到了鎮江因此間呼喚故爾回來又安慶有算命之浙江人蔡翦子說數年後要舉事算來是明秋尚有許多狂悖之言臣不敢盡述常州有陸劍門會天文六

卿於朕前有何不敢述之語摘其大畧

另摺録奏以聞可也

壬奇門知兵法鎮江有旗下潘朝輔向賣私鹽有大志結交往來過客平湖有陸同菴自言徧天下凡才能學問之人俱會過終日往來各處看形勢謀為不軌通州沙上當年聞得有一陳千歲係海賊等語大概供出在案隨即分行密提并差拏陸同菴陸劍門等到官與先後獲解各犯止令彼此隔別質供尚未動用大刑察據所言各有情節非係一起如在常州者則係陸劍門新於松江提 臣

干求提鎮為入幕之賓寧曰無心
柏之藩處作幕以性情未合辭歸從前自負有才
求名不遂輒萌鬱勃之志徧遊南北十省所交皆
無賴匪人如濟寧溧陽二叛案內逆犯宋南朝馮
衡南包六痴皆其相與康熙五十三年在京遇平
湖貢生陸同菴即告以陝西有賈姓舉事雲南人
呂宋山島前明苗裔之
張殿臣為輔并海外相近呂宋山島內有朱家苗
真偽有無極當確切鞫訊前歲因西洋來人密奏及此
裔力勸同菴入夥五十六年又同假中書王臣御
隨命閩粵大吏加意訪察僉云子虛斯事當年
史畢文襄至伊家投妄書授以兵部尚書浙江總

聖祖亦曾垂意今據供審究自不待言即此案不得實耗
督之職令其預備接應據同菴俱供不諱惟稱書
將來仍宜另行設法採訪
已燒燬親筆寫出陸劍門亦認曾受兵備軍儲御
史官銜書內偽號係東明龍飛六年乙未十一月
而投書者則供為閩人高晴主僕其陸同菴經臣
親訊細察狀貌語言并所訪平日作為竟是因思
想異謀日久遂成顛魔一般終年辛苦寢食在船
往蘇松各處看視河路地勢於崑山買有小友堂
花園教習徒衆黨羽為事不甚歸家其奴僕并所

畜猫犬就本人姓氏毛片黑白呼為老爺轉自稱為相公其他怪誕不經甚多況所指海上謾語偽書乃康熙五十三年六年之事至今久無影響其為荒謬無憑可知而仍於詰訊之時猶稱一匡天下胷中疑團未釋并有推服逆惡呂留良學問之言則其狂悖無忌同於曾靜張熙一流臣不勝髮指然未敢以妄言視之已差赴常州嚴拏王臣畢文襄並密咨閩滇二省訪緝高晴張殿臣解浙此

大詐若愚其初供情狀安足為準包藏禍心待時方舉

因無隙可乘以怪誕自晦亦未可知

提齊之日一一詳察

陸劍門等一起之情節應俟提到王臣等質訊者也其在無錫者則生員范龍友素不守法教習拳棒結交匪類頗衆雍正五年間因其徒姦淫事發被縣查拏各處逃遁見醫人李九徵之女欲謀為妾哄以大事成時封為守備女更榮貴等語現在不曾嫁人而李九徵貧困無聊亦遂揑造海内四方山有朱姓聚集遣劉尚文聘人之詞互相誆賺龍友信以為實急圖就聘給與銀兩夥同舉人華

介綏及金甸南華希渭等逼迫九徵同往乍浦尋
訪劉尚文通海九徵無可奈何遂挽閩人劉天利
先至乍浦碗店住下改姓名為張五觀九徵同龍
友等到乍向其訪問告以劉尚文暴病身故龍友
廢然而返近又改易姓名為張貞一與陸劍門甘
鳳池等往來設壇扶乩到處哄人蹤跡詭秘且現
所謂方以類聚確係黨匪無疑萬勿踈畧視之
設有僻處空房一所正在聚集煉法即被訪拏此
范龍友等一起之情節經朱惠文首明三面質供

相同者也其在蘇州者則布坊砑匠欒爾集為首於九月初七日糾合段秀卿等共二十二人拜把結盟祀神飲酒經蘇州營外委把總蕭成勲巡夜拏獲得銀賄放爾集等反至包頭錢裕遠家詐死打降裕遠首銜用銀一兩未報經臣訪拏提審蕭成勲等各認不諱追起盟單驗訊雖尚無歃血等情但欒爾集之叔欒晉公於雍正元年同徐樂也糾聚砑匠黨衆拜把約會欲於五月五日放火刦

庫奪船下海有吳景凡知風出首該地方官止將現拏同謀之人處死數名其首犯二人在逃至今未獲今爾集又復為首邀衆結盟誠恐再蹈前轍難以輕縱其聽從之段秀卿等堅稱異鄉在外止圖疾病扶持别無為匪之情臣查蘇州以砑布為業者皆係外來單身游民從前數有七八千餘其中刮竊賭博無所不為向因大盜奚貴卿暗中蠱惑欲乘機作孽今貴卿被拏夥黨散逸多於此中

所論雖當俟此

藏身目前砑匠又增出二千多人若加深求恐轉

案完結後徐徐設法安頓安帖方是不可以其難處而驚惶不安或生事端且其中亦有未曾為匪藉以

因循置之至時應作何料理奏聞請旨然後措施

餬口姦良不一臣擬此案各犯從重枷責發落後將首棍欒爾集監禁比追伊叔欒晉公到案擬罪另結其餘各犯交與包頭保家取結管束但閶闢外一帶地方遼闊各匠數盈萬餘必須酌調設官彈壓專司統率立法稽查庶杜釀患此欒爾集一起之情節臣當與江蘇撫臣尹繼善酌量歸結另

是

行條議可也其在嘉定者則有王朝亦係砑匠供出南翔鎮監生姚秉忠招人散餉每季給銀七兩二錢指稱海上領來有事跟隨聽用等情經臣咨移蘇撫竝差員拏獲訊係姚秉忠為富不仁專作包呂鷄姦幼童等事因而豢養無賴重給資財以為打降濟惡之人雖每季發銀之數各供相同而通海為匪之事則無確據此姚秉忠一起之情節現在各自照律分別定擬可也以上諸起雖皆分

頭做事而甘鳳池頗曉天文兵法因其自負本領人人欲得以為將帥無不與之邀結往來奈鳳池蒼猾異常止皆虛諾彼此通聲總未實在插入推其不肯出首之情則無論何人有事即將助惡為虐可知當此

堯天舜日之下雖斷無小醜跳梁而一班魑魅公然揑造不根之詞互相煽惑臣身任封疆之責敢不防於未萌絕其根株至於江寧各犯緣臣訪聞張雲

如曾以坐功為督臣范時繹邀至署中相待頗優而臯司馬世烆之子亦曾向其學習筆籙稱之為師恐二臣因此小節迴護隨作札馬世烆令其將張雲如借稱相面課命名目給送來浙并曉以公事為重當據實辦理諒可相信於平素決不致有干礙又面曾密囑其家人稟伊主轉達范時繹開心見誠切勿稍分彼此後於十一月十九日據馬世烆稟覆張雲如聞其能於筆籙去年未署浙臬

之先邀來寓中一會即總督衙門內亦曾喚至署中察看因未露犯法實據尚未究治今勸之不肯赴浙葉已拘獲并同副將張玉金差員馬空北親至伊寓搜查往來筆札內多大有關係現在檢查遣人伴送其周崑來賀任宏已經拏到派員押解并據開有與張雲如帖子往來之人五十餘名又據馬空北稟同前情及單開稱有江寧駐防旗員二人當嚴行查究旗員越分妄交此風尤不宜令其滋佛插本姓阿係蘇努門下人又赫者庫本姓佟俱

長

與雲如相交經臬司查出等語而馬世烆稟内未曾將此二人説及臣隨飛札該司詢其字跡是何大有關係并旗員實在根由將張雲如速行解浙質審其字帖有名之人若止係無知被誘非屬同謀未可概拘株連復照此寫字飛知范時繹尹繼善去後正在日夕盼望江寧將已獲各犯速行解浙早為質審定案乃據稱先已伴送之張雲如并報解周崑來等久不見到候至十一月三十八日

臣差官帶去作眼之李奇于璉二人同杭隨又面
訊其從前出首情節據于璉供稱今春原係賀任
宏指引雲如收為門生傳授煉鎗符呪因告以欲
捐縣丞職銜勸我不必别尋功名當輔助海中真
主為用且細講推背圖中悖謬之語令其誘人皈
依又現給親筆手書一封薦與揚州鹽商程漢瞻
當即在南京繳出復據李奇口稱奉差到寧同于
璉領見張雲如亦肯收録門下傳符二道煉習天

皇功法文薦與胡愷公許其後日大富貴同在于
璉家吃飯尚有黨徒李尊㚐圓實和尚跟隨比較
武藝親口說出許多悖天逆理的話隨又詰問二
人何故先回之處據稱張雲如邀在司署及搜查
之時不容千總陸彪與小的們同差去之人在彼
看見聞得内有犯法字跡一大箱今已抽換且副
將張玉金未肯即拏胡愷公父子先著宋千總告
知寓處寺僧四五天後方去搜獲以致伊子偷走

其冊簿放銀憑據自然銷燬更將有眼和尚换為
瞽目僧人所拏聶文九二子其大兒現為驛鹽道
書辦反將次子作抵并以年幼之三男换為次子
徧拏無辜許多拖累即二旗下人有無在內身等
不知且馬遊擊每日至院司署內說至半夜方出
故為揚言恐嚇于璉令其逃走久住無益等語臣
聞之不勝驚愕以為必無之事遂將二人嚴押質
審問忽於次早據馬世炌差家人趕到投稟內稱

斯事大奇朕以為范時繹接奉前次嚴諭業將獲犯解送浙省矣豈知尚爾延捱然何妨乎有范時繹馬世炘在不處張雲如逃亡天外俟欽差到後查馬世炘果為匪類有隱飾形迹即一面拏問一面題參

此案人犯內中似有輾轉仇扳即其實據亦聞有故意裝點者請再細加察訪等語與十日前投到稟內所稱親搜雲如往來筆札內多大有關係之語迴異且果稱有一僧瞽目又年幼四人先行保釋等語細查皆非臣指名行提之犯何得借以與雲如往來概拘牽混以為掩飾又稟內將所解周崑來等竝不開出移那幾名已發存留何人使臣不知張雲如有無起解乘此空隙未識作何先行

誆奏以占地步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隱情更可駭者如揚州商人程漢瞻於此案干涉有據是以洛會尹繼善并差員往提及接到撫臣回札云總督處已有行提於先二日前即赴南京等語臣所差去之員亦回至杭州鈔有揚州奉到臬司牌開程漢瞻現在投到行知之稿稟同前情臣查督臣范時繹行府飭提之檄於十七日戌時到揚而臬司於十八日即行牌稱

斯事不止於奇且更怪矣俟范時繹繳回批諭原摺發
已投到事關機密該犯何由先曉即稱現在南京
來卿看始知朕頗有先見之明也
馬得聞信知其拏彼預期即投則從前徧傳該商
拜過督臣門生及各地方大員即
欽差處俱能聲氣相通洵不誣矣若云盡係出首之人
粧點在他事或者有之而謀為不軌重情誰肯一
此固不待言者
誘即認諒伊等愚不至此即據該司自稱親搜筆
札大有關係則又何人粧點豈非前後背謬乎是
察臣尚未得親審各要犯何敢據信以為切實而

況督臣范時繹臬司馬世烆皆世受
國恩斷不肯與匪犯知情故縱通同循庇臣可以身
但一一指名移文向范時繹索取馬敢不行文付
家保之但迴護從前曾與張雲如誤相交接之小
愆竟不顧匪類漏網為害之大端將臬內已稱伴
送之張雲如忽而擅自留下要犯遲疑不解是誠
何心種種形跡大為可疑在臣居心粗戇頗知大
義從不忌刻共事之人即今夏
陛見計十有九日竝無一言及於范時繹之短處

聖心自所洞照今因公事掣肘至此不得不據實直陳況此等事行文所至省分多慮失察之咎易於招尤臣雖不敢顧避嫌怨但今後即自行審出實情在伊等必以為臣煅煉成招好事邀功委屬承當是

不起懇祈

皇上將各匪類所犯本案

簡派公正廉明大臣來南逐一審訊分别定議完結庶信讞可成涇渭立分矣為此具摺請

旨謹

奏

此種匪類行藏詭秘習尚乖張暗懷幸災樂禍之心敢作逆理亂常之事關繫國家隱憂凡守封疆者咸肯除殘去穢杜漸防微則姦徒自各斂迹何致釀成大患其有功於

社稷蒼生也多矣無如訓之諄諄聽之藐藐內外大臣如卿領會朕旨者無幾卿能矢志堅定勇於奉公朕深嘉

而樂與有批示各省督撫之諭可證俟繳到時一一發
卿觀看以表見朕意卿於此案勞績甚鉅報國之誠
天
祖早鑒之矣勉力辦理勿緣無知妄論而稍為疑慮范時
繹及馬世烆種種情形殊堪驚訝范時繹原係庸流以
其才短或不敢肆欺膽小必怯於妄作家豐可以砥礪
操守族大定應顧惜門第念及此而將就委任者今將
其奏摺并朕批諭發卿密觀即知朕所以用伊伊所以

被用之故也他且莫論現今督撫中除鄂爾泰田文鏡外試舉能勝兩江之任者為誰總不得人奈何奈何昨又據范時繹奏聞浙省咨捕匪犯摺内有拏無實據良善自危等語經朕逐叚批飭嚴加呵責俟後一併發浙朕洞燭機先之處卿自備悉諒案内拖累各犯大抵皆係遊蕩頑民豈有安分良善無故株連之理原屬不足憫惜況非經質對涇渭曷由而分於此寧容瞻前顧後耶據卿奏請簡派大臣南來審訊此等重案發端自卿

若竟一人始終其事不特棘手兼亦難服衆心但在廷諸臣中無可專委之人再四躊躕酌派一本心純正者更命性桂同赴浙省會卿訊鞫密諭伊等第膺承審之名而已卿萬勿推卸以了結此事至於馬世烆更堪駭愕伊乃誠親王門下所屬馬雲霄之姪也本身既犯過愆且係年羮堯犬馬二案俱予赦宥復從而棄瑕擢用不能致身圖報已屬無良設更回邪欺徇則辜恩背德莫此為甚冥黙之誅何由獲免卿試觀之朕生平立心

寧人負我誓不負人事事惟仗

天而行凡負朕者未見漏脫一二報應毫髮不爽思之凜

然可畏只知畏

天而不畏人誠為處世良方卿當法之人何能為無庸介

意對

天不愧之事黽勉力行其效實有譬喻算數所不能悉者

諭不盡意卿其領悉

差來部臣命於新正初旬以內起程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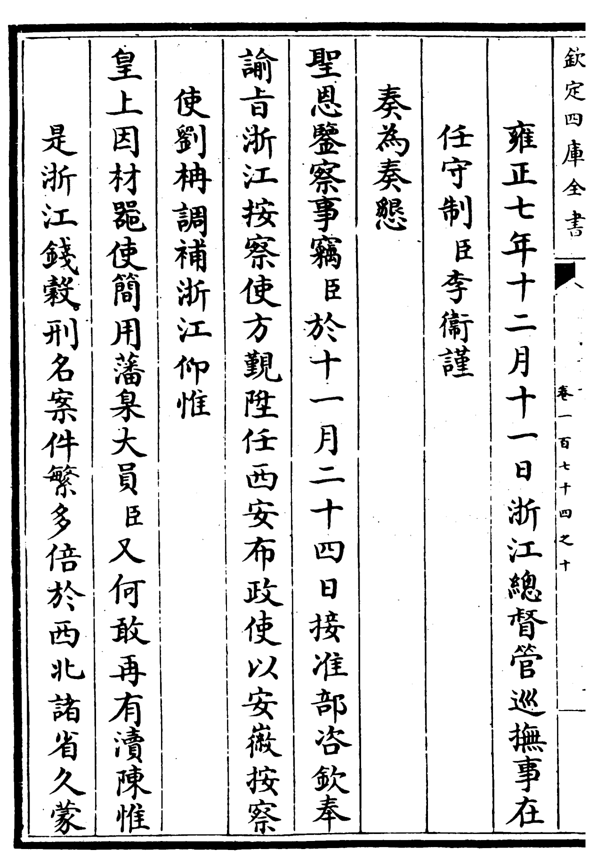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奏懇

聖恩鑒察事竊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接准部咨欽奉

諭旨浙江按察使方覲陞任西安布政使以安徽按察使劉柟調補浙江仰惟

皇上因材器使簡用藩臬大員臣又何敢再有瀆陳惟是浙江錢穀刑名案件繁多倍於西北諸省久蒙



聖明洞照全在藩臬得人駕輕就熟方資指臂之助今
藩司程元章端方勤慎立志要作好官臣前經備
悉
奏明但生長中州南省吏治民風不能一時熟諳未
免於難事費力目今臣現在幫其辦理而新調臬
司劉柟又係北方直人將來到任之初亦須逐漸
練習臣一身外實無相助為理之人固不敢自辭
其勞而一日工夫精神則有分限在本省各衙門

以及遥制江蘇捕務皆須逐一親身辦理何敢稍
閒如下江清查錢糧稽察塘工等項不能分頭照
應聞其多有未甚妥協之處致厪
聖懷臣心每抱不安未嘗暫釋且臣觀方觀為人明白
細緻於南方案牘繁多吏書狡猾之處經理正屬
相宜而體質頗弱時常多病西安邊方事鉅似孫
國璽强幹材具辦之更為直截了當臣愚昧之見
可否仰懇

聖恩以孫國璽調補西安程元章用於山東方覲留在

浙江庶各員南北風土人情既各便習而臣亦得

稍分心力省出工夫於下江錢糧松郡海塘等事

悉心辦理共相整飭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矣緣臣受

恩深重愚衷苟有所見不敢不冒昧直陳

聖明自有乾斷非臣管窺所敢參預也再浙省道員俱

方覲速令赴陝毋遲正值辦理軍需之際督撫二臣才

有兌漕鞏鹽海塘戰船各項要務一時無可委署

具皆非素諳藩司為錢糧總滙最關緊要諭伊兼程前往之人而方覲目前有恙尚未全愈臣前已飛咨安徽撫臣魏廷珍速飭劉枏到任與方覲交代赴陝皐司事件可也何須交代合并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方覲孫國壐皆朕斟酌人地而用不得已之舉也豈可復行更調劉枏則係慮其不及命卿試看者於伊到任後觀其居心辦事具摺陳明候再斟酌至於程元章朕

可保心術端正太本不謬其餘吏治不難練習意欲命伊巡撫安徽所遺員缺卿妥擬一人奏聞

同日又

奏為再陳匪寨近日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二日已將訪獲江南不軌姦徒大概并有其中掣肘下情具摺

奏明初三日據江寧按察使馬世烆將前次催提之周崑來等八名解浙其要犯張雲如程漢瞻胡愷

公等仍然留下臣將各犯隔别質問據周崑來供原籍河南商丘人久住江寧本姓朱雖稱非係明代宗室已將曾在一念和尚寮内同已正法之逆犯葉伯玉往蘇州見過偽朱三又名王士元即江湖老人白似雪暫認叔姪事後再叙支派並與另案充發吗化孟嘗君王子丕相好莫逆之處俱自認不諱其解到八犯中止令質證亦未動刑已俱供出張雲如以邪術誘騙多人投拜門徒口出不

執之言明年可以出頭的話是實至雲如至今未到無從質訊差員飛催去後乃馬世烆接到臣前次駁問緣由於初九日又差家人投稟其有眼和尚換為替目僧人一條已據自認書田原非替目乃係錯填夫匪犯關係重大是否無目一望而知何至舛錯如此情弊自明其抽換張雲如字札一條據將札帖雜字二封呈送臣檢查皆係平常字蹟及門生名帖竝將牆壁黏貼斗方等物亦算在

内雖符呪一箱尚未並送已與該司前稱往來筆札大有關係者迥然背謬至於不將張雲如等起解之故據該司歷次具稟皆稱因欲質審暫留自應將所訊各供通報今又云各犯因無質證恐係狡飾且内有供出仇扳牽連來差情節亦恐虛實未定是以各供概未敢敘入詳内等語臣閱之更為駭異夫獄貴初情況涉重案更當以供詞為據既稱有仇扳牽連來差情節正須從此根究虛實

何故反不叙詳即此全將口供刪抹之處其弊更是畢露矣總之本案情節尚未能得起事惡端乜聚定所不過一班匪人捕風捉影轉相煽誘以明歳是二八秋并甕生涯之妖言妄稱符讖揺惑人心有同在一處或分為各起者若將所提要犯即行解到究明實情分别首從除其巨慗懲其附和即可早為完結不致四處張揚況臣於初提各犯之時惟恐奉行不善密咨督臣范時繹請其就近

指揮并飭差員訪有確據之後皆稟明督臣遵行豈意臣所提之有名要犯并另牌差拏之程漢瞻借稱投到臬司按住未報俱遷延不解反將未曾行提無關緊要之人各處羅織并拏其門人之子年未及歲者以惶惑衆心内如唐建中一人係湖廣籍原任翰林臣移行並無其名亦未有察犯放出止因張雲如家存伊年家眷弟名帖亦即拘拏監禁夫以一帖而指為同夥則不勝其株連若云

因周崑來親戚波及而拏則崑來之壻係現任福建學臣戴瀚而建中所娶乃伊後妻帶來前夫之女竝非嫡屬在建中罷官之後流蕩各省落拓不歸下材無用雖非有品之士然學問才名素為內外文臣推重今以之入於謀為不軌案內欲使京中人人為之稱屈則妄拏無辜邀功喜事之名悉歸於臣不知范時繹馬世烆辦理此事何故用心如斯也至臣前奏據回差稟稱所提聶文九之子

亦有頂換之處今解到聶璿聶理二名令首人于
璉識認供從前在江寧時實見所拏係文九第三
子聶璠彼時兵丁李奇識破曾與差員馬空北爭
辨誋恐到浙指稟令所解俱係本人再查張雲如
箱内符呪雖未解到而其門徒圓實和尚處搜出
之傳授符印邪書内皆遁甲神箭壓魅生死煉習
妖狐役使鬼神樟柳人耳報等術則左道惑衆陰
謀叵測顯有實據非他人所能裝點者馬世烆業

經目擊送到今確供已得其概而猶欲為之掩飾
此更臣之所不解也為此合再陳明伏乞
皇上睿鑒迅賜
簡員察審結案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謹
奏
前諭甚明於欽差到浙之後查明馬世炌抽換字札删
抹口供各情弊果實絲毫不須瞻顧秉公執法參奏以

為負恩者戒

雍正八年正月初六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等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浙省地方亦照天津添設滿營水師其餉銀照緑旗之數給支臣伏思

皇上豈為愛惜錢糧祇因旗人受

國家多年養育不可使其習染慣常是以寧動鉅萬

帑金

恩賞各省將軍督撫提標營運生息得沾逾格之恵

睿慮精詳無以復加今浙省派出官兵已經安頓駐劄

於内港先行操演駕駛又乘戰船出洋一次漸可

教習熟練惟聞各兵内不無有初到艱難差操過

勤勉力支持之狀因此與副都統富參相商督率

暫宜從寛逐漸嚴肅不可一時驟急並將生息銀

兩必思得一經久寛裕之法俾各兵多沾餘利務

使妥協臣李衛正在與新任將軍臣阿禮袞從長
業經有旨加增月餉矣此事幸降諭在前若既閱匿名
酌議間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據乍浦營守備凃
帖之後則不便施此恩賞類斯幾先之舉無不蒙
彬揭有匿名帖一紙呈送復據理事同知鄂善禀
天默啓朕心藐躬實深感幸
同前情各到臣閱其帖內詞語狂悖不法雖指鄂
善為題然其意則亦由糧餉而起且漢人孰不知
臣李衛本名而寫作李惠則因清文字係同音似
屬旗下中不材之人所為而口聲故作民語以為
掩飾之計適該營護遊擊柳進忠奉提督調考自

寧波同任同知張若震先經委往松江代為掣鹽隨行調回令伊等密加蹤跡至鄂善到任未久又派赴海寧查勘廟工地基在乍無幾果否有如帖内所言亦在嚴行察究并諭鄂善問明伊父子平日待下有無處治過甚嫌怨最深之人採實具覆

臣等若查有確據即當會同嚴拏究審明白請

旨置之重典以為惡棍儆戒時值新正本不敢冒昧瀆（斯言過矣辦理國事何避忌之有）

陳緣干涉地方重情且乍浦係東洋日本商販往

來要口恐訛言傳說外島生其窺玩之心頗有關甚是
係現在督令文武加謹巡防外理合會同將軍臣
阿禮袞合詞據實奏
聞竝將所獲原帖附摺進
呈伏候
聖明睿鑒謹
奏
朕謂此事斷非滿兵所為必係張雲如案內匪類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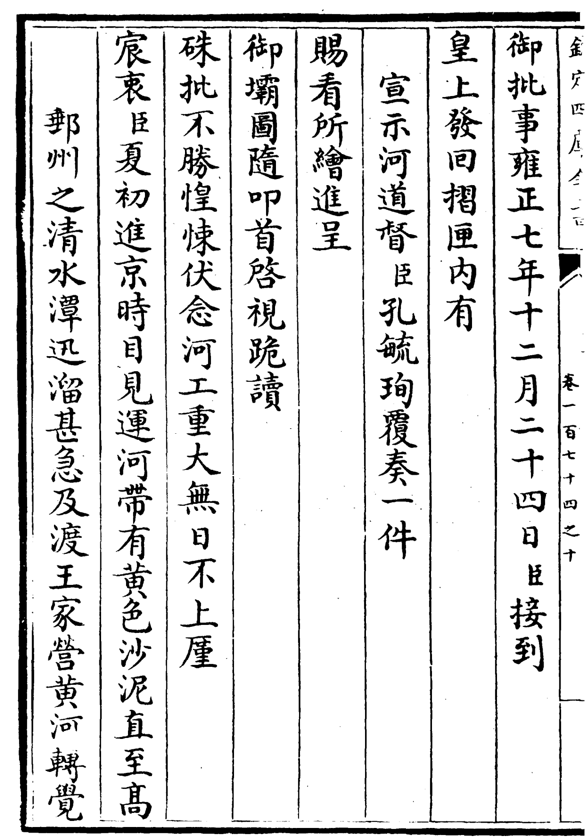
揑造暗施鬼蜮伎倆以嫁禍起釁將總督名字故意訛寫以疑人耳徐徐加意容訪諒不難拏獲也

再者聞朱倫瀚承辦漕糧卿之主畫原屬妥協丁民兩便均稱感戴而朱倫瀚諸凡退縮臨事不肯勇往向前云云未知卿亦有聞否可傳朕諭嚴行飭詢

浙江總督管巡撫事在任守制臣李衛謹

奏為叩謝

聖訓恭繳



御批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臣接到

皇上發回摺匣内有

宣示河道督臣孔毓珣覆奏一件

賜看所繪進呈

御覽圖隨叩首啓視跪讀

硃批不勝惶悚伏念河工重大無日不上厪

宸衷臣夏初進京時目見運河帶有黃色沙泥直至高

郵州之清水潭迅溜甚急及渡王家營黃河轉覺

水淺散漫諒因天然壩減低尺寸從前洩瀉太過一時未能積蓄清水敵黃下流漸高所致夫天然壩與

聖祖仁皇帝御壩雖中隔洪澤大湖關係應援相為表裏有天然壩堵住南面去水而後

御壩可以挑黃河大溜向北實足裨益清口若湖内平時宣瀉太多則黃水到灌運河恐致將來為害是以

臣前在京曾將天然壩情形面陳其

御壩在清口之西臣彼時往返俱從清江北渡實不曾經由其地因從前聞得此壩向曾衝卸補修比舊稍為收進并知往來上河豆船進口必遶轉

御壩而行問其由來據船户僉云相近之處下有壩根故爾迴避臣前此愚昧之見以為根脚既出在水底自然壩頭漸有收進故因天然壩而奏及於此欲使河臣亦當於彼處留心之意迨閏七月内蒙

皇恩給假回籍來往俱出入清口曾登岸細看適尹繼

善正派官在此處一帶壩工加幫修築臣雖不便越俎丈量尺寸而看來大勢比舊更覺寬濶推求水底仍有壩根形迹之故因思各處柳草埽工每逢夏秋二汎之後土蟄草枯即有低矬不但逐年歲修隔一二載必須加培高厚歷來壩之式樣俱係下出上收前面迎水愈遠則得力愈多迨後添築一次俱於埽面迎水加鑲層層收入而壩之後身則照原估丈尺亦層層收鋪堤上故裏面尺寸

仍然不少今此壩自從前加幫之後歲修已十八載舊時壩根自然不能盡壓在内此一定之理緣臣彼時正值往返奔馳公私交集之際未將

御壩現在培築完固并其中緣由

奏明咎實難辭仰蒙

聖主洪慈不即加罪譴復

賜指示臣愧感交集適緣浙省海塘草壩搶修工程緊要援照成例調取南河諳練埽手弁兵尹士忠張

明到浙教習夫役歳暮停工來省因而借故問及
據尹士忠回稱記得康熙五十二年間山東水發
由駱馬湖歸入黄河驟長過大衝急
御壩將上面揭去大半係總河趙世顯任内未敢具
題著落廳官私下賠修彼時因正當中溜勢湧之際
難於水底立脚曾將壩頭收進小尺二丈於後身
照原定尺寸幫足其
龍椿亦移在上面緣抽調五營河兵相幫在清口一帶撈

淺伊亦在內做工是以知之其張明不曾經手亦聞其事相同等語此二人無意中回答之言諒河臣衙門未必留心此宗憑據今細閱孔毓珣原摺圖說於康熙五十年幫築之後每年將壩頭仍用柴工修理自是據歷年報部案冊查覆臣則無可稽考故有前奏但近見清口形勢已與往日散澗之象不同可以無庸再增惟每年節次修補即能保其堅固無虞矣伏見

卿隨時進言以裨益公務何咎之有但朕素信卿之忠

誠及所建白每多見諸施措倘於類斯大事卿初未經
皇上念切民依道隆繼述時時以河工重務宵旰憂勤
詳審而奏朕竟以為確切而行則不免有舛誤之失耳
臣管見淺識此衷總顧永保安瀾期得
向後於此等處加詳加審可也
睿慮稍紓臣雖獲失言之咎亦所無辭區區寸忱仰求
增築高家堰之舉實出朕衷於靜中思得非
聖宥至於高堰工程關係甚鉅
因人論奏所及後值孔毓珣來京向伊而言雖深以為
皇上動帑百萬增堅修築此誠亘古難逢之盛舉從今
然猶稱到工相度情形云云續緣田文鏡議論河務摺
可使准東數處郡縣億萬蒼生皆得高枕以慶安
中所見與朕意相合於是乎決定無疑也此工儻蒙
全豈但臣一身欽服
上天垂慈默佑得以就緒則根本既立河防可望永久無
睿謨之鴻遠即千萬世亦咸被

聖澤於靡涯矣緣奉 (虞矣)

諭旨下詢理合具摺

奏謝所有

硃批孔毓珣原摺一件

御躪圖一匣竝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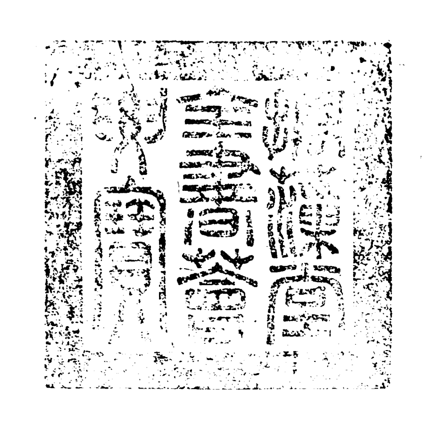
硃批臣摺四件相應一併恭繳伏乞

聖鑒謹

奏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沈東昇